

1983

2

國外文學

北京大學

国外文学

GUO WAI WEN XUE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第 2 期

国外文学

目 录

本刊顾问谈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

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 冯 至 (2)

对《国外文学》的建议 田德望 (4)

关于日本文学研究 with 翻译的感想 刘振瀛 (5)

外国文学研究的选题和方法问题 李赋宁 (6)

有关法国文学的几点意见 陈占元 (9)

外国文学可以“引进”吗？ 罗大冈 (11)

要有点特色 金克木 (12)

在法国文学介绍方面尽点力量 闻家驷 (14)

要重视比较文学的研究 梁珮贞 (15)

介绍外国文学，要注意外为中用 曹靖华 (16)

要重视亚、非文学的介绍和研究 颜 保 (17)

译诗小议 魏荒弩 (20)

米尔扎·鲁斯瓦和他的小说 李宗华 (23)

圣洁土地上的风风雨雨 刘宝珍 (39)

——评普列姆昌德的长篇小说《圣洁的土地》

拉辛与法国当代文学批评 郭宏安 (53)

瓦雷里诗论简述 陈力川 (74)

玛拉美谈文学运动 闻家驷译 (102)

(答于勒·雨芮 Jules Huret 问, 1891)

谈英美意象派诗歌 冯国忠 (107)

苏联文学论争概述(一)

..... [苏] 维·泽·罗戈宾 陆嘉玉译 (121)

朝鲜文学概况 何镇华 (146)

玛拉美诗选 晓歌译 梁珮贞校 (191)

她说过(短篇小说) [印度] 古勒利 刘安武译 (204)

最后一次演出(短篇小说)

..... [俄] 阿·伊·库普林 岚沁译 (218)

人与狗(短篇小说)

..... [美] 杰克·克拉克 胡沙译 (227)

野菊花(短篇小说)

..... [日] 国木田独步 潘金生译 (241)

本刊顾问谈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

本刊自1981年创刊以来，许多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特别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些老前辈对它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们或者亲自执笔为本刊撰稿，或者为本刊挥毫题词，或者寄语本刊提出批评和建议。这里我们向关心本刊的广大读者和作者顺致衷心的感谢。

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发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调动起千军万马，需要全国各条战线整齐步伐，奋发努力。外国文学研究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方面，对我们党提出的总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把《国外文学》这个刊物办好，实现本刊在代发刊词中提出的宗旨，即在我国外国文学这块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园地上能够“锦上添花”，本刊编辑部约请本刊部分顾问举行笔谈会，讨论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的问题。他们有的在病榻上，有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热情地为这次笔谈会撰稿，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提出了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课题，有的谈了自己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介绍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有的则对本刊今后的办刊方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给予热情的鼓励，寄以殷切的期望。这里将他们的意见择要发表于后。

本刊编辑部



要实事求是，

不要哗众取宠

冯 至

《国外文学》编辑部的同志要我就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介绍以及《国外文学》的编辑方针说几句话。为此我翻阅了《国外文学》一九八一年的几期，总的印象是：这几期所载的论文质量是比较高的。但是作品的翻译方面有点乱，计划性不够强。翻译外国的作品要有选择，要精一些。尤其是象北大这样的高等学校办的刊物更应把研究和作品的翻译很好地结合起来，有计划有目的地把外国文学好的东西介绍过来。

我们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这是一项长期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外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应当为实现这一任务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责无旁贷的。我们是一个大国，应该有大国的风度。江海不择细流。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拒绝吸收古往今来各民族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是不堪设想的。列宁早就说过，“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应该了解，吸收其中好的东西。

在外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在十年内乱期间，“四人帮”推行文化禁锢政策，人们的知识变得贫乏了，鉴别的能力降低了，不只是对于外国的，就是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都盲目的否定。粉碎“四人帮”后，逐渐对外开放，对于外国的文艺作品又饥不择食，鱼目混珠，良莠莫辨。出版界在出版外国一些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出了一些外国二三流以下的作品，迎合一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造成一时的混乱局面。近年来，由于党领导的加强和读者欣赏趣味的提高，混乱局面有所澄清。但是外国文学工作者仍应增强自己的责任感，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研究工作中要注意防止“左”和右的偏差，不要大幅度的摇来摆去。对于外国的各种文学现象，不要搞先验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研究；许多东西只有经过认真的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它，才能鉴别其美、丑，区别“精华”和“糟粕”，决定我们的弃取。有些东西是应该批判的，但是为了批判它，也应该了解它，弄懂它。过去有好些东西批了一阵子，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懂它。即便是批判，也不必一定是火药味很浓的，关键是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实事求是地把道理说清楚。

当前，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新时期，让我们以江海般的宏伟气度，纳千百条涓涓细流于自身，汇成滔滔奔流的，无限宽广的文化长河，创造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对《国外文学》的建议

田 德 望

季羨林同志在《锦上添花——代发刊词》中提出本刊的任务之一是：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要弥补过去的不足之处。现在我就这方面提出下列建议：

1. 德国中古时代的抒情诗人瓦尔特·封·弗格尔瓦德 (Walter Von der Vogelcoeide 1170—1227) 是歌德以前德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抒情诗诗节和谐，语言简练，有民歌风味。他的政治诗反映了教皇和王权的斗争，表现出爱国精神。他的诗似乎还没有人译过。可以请通晓中古德语的同志选译一些。

2. 十九世纪中叶德语现实主义文学中，中、短篇小说成就较大。台奥多尔·施笃姆 (Theodor Storm 1817—1888) 是我国读者熟悉的作家，《茵梦湖》一书就有六、七种译本，巴金还译出了他的《迟开的玫瑰》等篇，但他的最重要的作品《骑白马的人》 (Der Schimmelreiter) 似乎还没有中文译本。此外，他还有不少值得介绍的中、短篇小说，似应组织力量译出。

瑞士德语文学中，和凯勒同时的重要作家康拉特·斐迪南特·迈耶尔 (Conrad Ferdinand Meyer 1825—1898) 也写了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据我所知，译成中文的只有《普劳图斯在女修道院中》等两三篇 (杨武能译)，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中篇历史小说《约尔克·耶纳奇》 (Jiirg Jenatsch) 迄今尚无中文译本，似应组织力量译出。

关于日本文学研究

与翻译的感想

刘振瀛



我是从事日本文学研究与翻译的。解放以来深感我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做的很不够。不仅和日本研究与翻译我国文学相比，在研究人员与翻译者的队伍方面相差很远；即使和西方国家或苏联的阵容相比，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当然有它的历史原因，旧中国经济上贫困落后的状态，影响了这方面工作的开展，但也毋庸讳言，近百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出现的种种历史因素，也损害了我们研究、翻译日本文学的兴趣。

现在时代不同了，中日两国的关系方面展现了美好的前景。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彼此了解的愿望与日俱增。我所接触到的日本文化界朋友，每当谈到中国文学时，上自诗经、楚辞、中经六朝、隋唐的散文，下至明清的戏曲、小说，大都津津乐道，所知甚广，至于《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作品的情节与人物，则更是普及到日本民众之中，几乎家喻户晓。而我们对于有一千余年历史的日本民族文学遗产，却所知甚少。这样，在我们与日本朋友的友好交往中，每一谈及文化交流，往往形成有来无往的现象，这是不利于相互感情交流的。

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真正了解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于我们虚心向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学习、借鉴，也是不利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我们离开了集中反映在文学中的某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观念，离开通过文学获得的历史上各阶级消长过程的

大量感性知识，就很难说真正了解那个民族的传统。在当代，有不少国家开辟了“日本学”这一研究领域，加强了对日本文学的研究，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日本的近现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已纳入了“世界文学”的范围，但这毕竟只是近百年来的文学史实，而其余一千一、二百年的古典文学，基本上是在与异民族隔绝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有十分明显的特色；和歌、连歌、俳句及“日记文学”等等，都有独自の文学理念，有充分加以研究的必要。

在翻译方面，当前对近、现代作品的翻译逐渐多了起来，然而这方面，由于我们对日本近、现代文学史研究得不够，在选题方面也还带有许多盲目性，克服这种研究与翻译脱节的现象，也是当务之急。

以上简略地谈了谈我对日本文学研究与翻译的感想，希望能与这方面的工作者共勉。这里所说，难免是一孔之见，愿就正于方家。



外国文学研究的

选题和方法问题

李 赋 宁

我们在大学里教书的人，自己要进行科学研究，还要指导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和研究生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我们经常遇到选题和方法论的问题，使我们犹豫不决。我想就这方面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以就正于读者。

关于选题问题,我主张多选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作家,而少选或不选偏僻的作家或没有什么影响的作家。我的理由是,文学发展是一条长河,这条长河是由许多支流和小溪汇合成的。只有那些重要的和有影响的作家才能对文学长河做出贡献,使长河的流水滔滔不绝,使文学传统延续下去,日新月异,绵绵无穷。从这个历史观点出发,我主张多选文学史上有定论的作家,而不选或少选没有经过时间考验或被淘汰的当代流行作家。例如,我宁愿研究十六世纪英国诗人艾得门·斯宾塞(Edmund Spenser)和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而不愿把时间浪费在当代英美畅销书的作者身上。斯宾塞和密尔顿为英国诗歌的长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清泉和活水,哺育和滋润了后继的浪漫主义和其他流派的诗人,而当代英美畅销书的作家有几个能给文学长河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除了对后代的影响外,斯宾塞和密尔顿两位大诗人本身的学问、文章和道德修养都堪为后世师表。斯宾塞把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中世纪骑士道德和基督教行为准则融合起来,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创造出新的精神文明。密尔顿以清教徒的高度资产阶级革命热情总结了西方的历史和文化,综合了希腊和希伯来两条文化传统,同样为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创造出新的精神文明。研究这样的大作家对教师、学生和广大的读者都有巨大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作用。可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无斯宾塞的主要作品《仙后》(The Faerie Queene)或密尔顿的主要作品《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信实可靠、生动流畅的中文译本,更谈不上有关这两位大作家和他们的主要作品的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我们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于1978年招了几名英国文学研究生,其中有两人研究密尔顿的《失乐园》,分别研究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另外几位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都是有关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例如莎士比亚、培根、拜伦、乔治·艾利奥特(George Eliot)等。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很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另外一个问题是研究方法问题。就美国大学来说，一般流行的方法主要有二种：（一）历史法；（二）分析法。历史法着重研究产生作品的历史背景和作家的生平和经历，往往把重点从作品移到历史上面。例如，用历史法研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短诗《伦敦》(London)，不是利用有关十八世纪末叶英国社会情况的历史知识进一步来分析、说明这首诗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而是利用这首诗作为历史材料来说明十八世纪末叶英国的社会矛盾(失业军人、童工、娼妓等问题)。还有一种历史法，把重点放在思想史或文学史上面，同样对作品本身分析得肤皮潦草，使读者感到隔靴搔痒。例如，用奥里弗·葛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小说《威克菲勒德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来说明十八世纪英国和欧洲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而对这部作品缺乏精确的理解和透彻的分析，以致忽视这部作品的倾向性——反语讽刺的特点和寓言故事的技巧，因而误认这部作品是感伤主义的代表作。事实上，它和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的动物寓言和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作家伏尔泰(Voltaire)的讽刺传奇《赣第德》(Candide)有类似之处和一脉相承的关系。历史法的主要缺点在于忽视作品本身。

分析法纠正了历史法的这一缺点，而走向另一极端，就是忽视有关作家和作品的历史知识。分析法的重点在于深入地分析作品，力求摆脱历史知识的干扰，以便着重研究一部作品在有头脑的现代读者心中所产生的直接反响。主张分析法的人大多数属于美国“新批评”(“new criticism”)学派。他们当中有些人以持非历史观点为荣。他们所选的作品集甚至于不注明作者的姓名和作品的标题，避免读者有先入的成见。分析法要求作品要有复杂的语言结构并富于象征意义，以便训练学生和读者的头脑，使之更加锐敏。缺点是有些学生头脑表现得很聪明，但知识却很贫乏。因此分析法的所谓深入的分析仍然是片面的或一知半解的。

正确的研究方法应使历史法与分析法结合起来。我们所主张的历史法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辅之以分析法，精确、细致地分析作品的语言结构和象征意义，以便认识作品中所反映的作家的世界观，包括作家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态度、作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和作家对人物和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我们的研究必须对作家和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价值判断，使外国文学研究有益于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

有关法国文学的

几点意见

陈占元



最近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著的《法国文学史》中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法国文学讨论会，喜见新一代法国文学研究者正在成长。他们并不薄古，但更关心现代；对于过去为法国文学史家或文学评论家贬低或由于“左”的思潮影响而被排斥的作家和作品，都努力作出合理和公正的评价；他们怀着极大兴趣阅读当代作品，留心各个流派的发展，并加以介绍和翻译，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在这些研究者中间，不乏勤奋好学、感觉敏锐、有独立见解的人，同时因袭法国作者的论据的人也不少。评价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最好能对这个作家或作品简明扼要地作一介绍，指出他

在别的作家或作品中间的位置。这个作家属于哪一种风格流派，有什么特色，他从前人继承了什么，自己有什么创新……等等。要这样作，首先要对法国文学有全面的认识，不仅如此，对别国文学，对文学以外的学问，也要有一定的知识，总而言之，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庄子说：“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学力厚才能眼界开阔、识断明决，分清沿袭和创新，不为时尚所左右。法国文学作品，无论过去还是当代，都是非常丰富的，要辨别其中主要作品的特色，并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举例来说，在1982年肯定波德莱尔或普鲁斯特的天才也许没有多大的困难，但是要对《恶之花》或《追寻失去的时间》的艺术多少有点体会，并且能够说得恰到好处，并不是那么容易。这有待于对这些作品进行长期的、耐心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然后有一天或许有得于心，能够说出几句中肯的话。

研究工作的关键是要认真钻研作品，独立作出判断。法国出版的文学史、文学教材、辞典、文学评论著作等可资借鉴的书籍是不可少的，其中有些也是很有用的。但是这些书籍汗牛充栋，且不说那些浅薄粗疏的（这类著作为数不少）东西，即使好的或较好的也常常由于美学观点、意识形态、政治或商业上的考虑等等原因，影响及它的内容或论点。我们切不可因为它们的作者或主编是大作家、名教授、学者、专家，或是名牌出版社出的，对于它们的内容或论点，便不加分析地贸然接受。要对作者的思想有一定了解，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有些文学流派或某些理论，就其整体来说或许是不能接受的，但其中个别正确的、精辟的内容或见解还是可以参考或采用的；反之，某些体系也许整体上看是正确的，其中也难免有错误之处，需要仔细地加以分辨，更不能将其片言只字奉为金科玉律。以上是个人点滴体会，不妥之处，望予指正。

外国文学

可以“引进”吗？

罗大冈



前几年，有人对“解放思想”这一号召产生不正确的理解，一时在我国思想界出现了若干比较偏激的议论。这些议论的实质往往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背道而驰。在外国文学工作方面，这类议论也出现了不少。例如有人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研究某些外国作家的人道主义言论，认为用阶级分析对待人道主义问题，就是彻底否定人道主义；认为人道主义是没有阶级性的，甚至在报刊上公然宣称“人道主义总比野兽主义好”！根据这些人的逻辑，对人道主义的具体言行（比如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等于否定人道主义，否定人道主义就等于提倡野兽主义，所以对文学作品和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进行研究的人，禽兽勿如也！这样的谩骂，请问矛头指向谁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不都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评论过文学的吗？

又如有人公开地宣称：“科学技术都可以引进，文学艺术为什么不可以引进？”这是公然提倡用“引进”代替对外国和古代文学作品采取批判继承或批判接受的原则立场。

提倡“引进”实质上是提倡全面接受，要求对外国作家，尤其是当代作家，采取焚香顶礼，五体投地的崇拜和赞扬态度。最近我国有人对萨特就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影响很不好。

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包括阶级分析法研究外国文学，两者之

间显然是有内在联系的。

我们坚决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研究和评论外国文学，坚决主张批判接受，也就是主张有调查研究，有分析、有辨别的研究和评介。我们反对象对待科技一样对待外国文学。科技属于自然科学范围，自然科学是物质生产的科学。文学属于社会科学范围，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的科学。两者不能同样对待。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产品（精神产品）如哲学著作，史学著作、以及文学作品等，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包括阶级分析法作有分析、有辨别的研究，因为这是最正确的科学方法。



要有点特色

金克木

《国外文学》改版后的两期我看到了。有些零星感想，写在下面。

办刊物要有特色，这取决于撰稿人和读者两方面。北京大学从事外国文学工作的同志们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当前国内读者对外国文学的需求，我更毫不了解。我想《国外文学》编辑部对这两方面应当心中有数，可以就学校范围内作点调查研究（不必出问题表），这对于决定刊物面貌会有好处。

重译的作品最好避免。人力有限，应当节约一点。几十年前早有几个译本的何必又译一遍呢？动手之前先了解一下有关的翻译和研究情况岂不更好些？针对当前国内对外国文学的介绍情况

补一点缺漏很有意义。这两期看来正是有这种特色，希望继续下去。

翻译需要向一般读者做点评介。前言或后记只能说说译文的依据和译法，若有介绍有评论的，不论篇幅长短，最好独立成篇，比较醒目。若给专门研究者看，当然不必介绍，其实也用不着翻译。评介的语气和方式要依刊物读者情况而定，可否以现在一般大学生（包括各科而以文科为主）水平为基准？至于论文，这当然不能限制，可以有对一般读者介绍情况和向同行提出讨论两类，后一类不用说会有点“学院气”，当然，过于专门也不大好。这是指行文和内容，不是指题材。题目冷僻，文章仍然可能生动。

我孤陋寡闻，很想知道当前国际上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情况。想来有同感的人不会少，因为看到国外新书和新到刊物不容易。希望有点介绍文章。不忙翻译，也不要开单子，要指出八十年代的实际动向，一国的或一派的、一类的都可以。概括性的难得，要求高些。象沈雁冰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欧洲大战与文学》过了五十多年我还留有印象。其实那也不是高深的全面的论文。若是评论，能象署名“朗损”的《小说月报》编者（我想一定是沈雁冰），在《阿Q正传》（署名巴人）刚刊出四章时就在答读者的信中一语道破，指出它“象俄国的《奥勃罗摩夫》”，这样的三言两语，对国外当前作家、作品、评论家、研究者提出意见，也很好，其价值似乎不亚于概括性的论述或批判。

《国外文学》似乎注意到东方和西方的不常见的角落。这些地方都有个如何对待外来新文学作品及思潮的问题。这种文化接触恐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阻塞和过滤都难以见效，往往是愈不想要的来得愈猛，愈提倡反而愈冷落。这里面有什么奥妙？要讲实际的情况，不要空谈。当前世界上信息传播之迅速大非昔比，我们已能坐在家里看到西半球甚至南半球的女排球赛的现场实况了，人的头脑怎么能还象几十年前一样呢？不要随波